

陈丹燕/著

木 成 舟

◎在心里，把在漫长暗夜里的成长中接触到的欧洲碎片，一点一滴修补成了一个精神故乡。

陈
丹
燕
的
欧
洲

是怎样从木变成舟

看这个世界和自己

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心里

认定是最值得纪念的东西前面走过

从那无数被人类小心收藏起来

一步 一步 一步

后有了获得的机会

因为是先懂得没有一切的荒芜

为我的精神故乡工作

我像一个蚂蚁那样地

十年的时间

MUSEUM

作家

陈丹燕著

木已成舟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已成舟/陈丹燕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2.9
ISBN 7-5063-2406-7

I. 木… II. 陈…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8237 号

木已成舟

作者: 陈丹燕

摄影: 陈丹燕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30×1230 1/32

字数: 150 千

印张: 8

插页: 1

印数: 001-30000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06-7/I·2390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与博物馆的缘分	1
你看，你看，从前的脸	4
修士密室里藏着天使的翅膀	20
被神的手指点过	30
卢浮宫的门厅	40
希腊石像	49
奥赛墙上光的影子	58
意大利葡萄酒瓶子里的智慧	68
蓝骑士飞过夜空	82



克利姆特山庄	236
烛照无边的黑暗	224
但丁的家	212
歌德写『浮士德』的地方	198
那个属于蒙马特的人	188
莫扎特写『安魂曲』的地方	175
柴可夫斯基不在家	166
从彼得·保罗要塞回到1700年代	160
去圣彼得堡看敦煌	150
晴朗的一天	143
纽约的爱丽丝岛	134
静静的绞刑架	120
奥斯维辛的夏天	106
柏林的查理检查站	90



与博物馆的缘分

在我成长的时代，中国的门和窗全都被关死，我们只有两个欧洲友人，就是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家里的书和唱片已经在我懂事以前全被烧光了，不光是我家的，也是所有别人家的。图书馆里的书也无法借到，不光是上海的，也是全国的。惟一可以看到的欧洲电影，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所有的少年都会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因为瓦西里在电影里说这句话的时候，一边亲吻着他的妻子，他们的嘴唇因为亲吻而变得十分柔软和灵活。那是少年们看到的惟一的爱人之间的亲吻，它深深地激动了一代人，我所在的那一代人。黑暗的七十年代的电影院里，能听到一片响亮的咽口水的声音。那可真是一个在饥饿中沉睡的年代，九点钟以后，家家人家窗前的灯光都暗了下来。



事情总是这样的，到了八十年代，每一点一滴从西方来的东西，速溶咖啡，画册，书，巧克力，音乐，招贴画，电影，薯片，多种维他命，香水，话剧，一次性圆珠笔，都一定要像炸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爆炸，年轻的心像宇宙的黑洞一样无穷地吸入来自西方的东西。惟一想有所选择的抵制大概来自于我的上海背景，美国的东西的确越来越多，而上海是一个更喜欢欧洲的城市，甚至学英文的时候，都不怎么喜欢学美国口音，老师更多教的是英国英文。套用的一句上海人说香港人的话：“香港算什么，上海是远东大都会的时候，香港满街的人都穿木拖鞋，是个乡下。”上海人也说：“美国算什么，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美国还不晓得在哪里。”在电影展上，当欧洲的电影夹杂在美国电影里，像饼上的芝麻一样的时候，去看欧洲电影，就能在电影院里遇见成群结队的老朋友，一起看过“面包会有的”，一起上了大学，互相抄《欧洲文学史》笔记的，一起在前进夜校上剑桥英文班的。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不过要找到它们不容易，可是也习惯了这种不容易，这就是我的这一代人吧。

有时候我想，就是因为我这样长大，才会对欧洲的大小博物馆如此热衷的吧。到了欧洲，这种不容易突然就消失了，好像芝麻开了门，仙女用神棒点了一

下，盗墓人进了金字塔，我到了莫扎特写《费加罗的婚礼》的故居，站在波提切利画的妩媚而茫然的维纳斯对面，看到了他当年用刮刀留下来的痕迹，在但丁的故居听人用优美的意大利语朗读《神曲》，在柏林墙博物馆流泪，在巴洛克艺术博物馆里快昏过去，在心里，把在漫长暗夜里的成长中接触到的欧洲的碎片，一点一滴修补成了一个精神故乡。十年的时间，几十个博物馆，大到卢浮宫，小到波尔多雪利酒博物馆，我像一个蚂蚁那样地为我的精神故乡工作，因为是先懂得没有一切的荒芜，后有了获得的机会。

一步，一步，一步，从无数被人类小心收藏起来，认定那是最值得纪念的东西前面走过，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心里，看这个世界和自己，是怎样从木变成舟。看到意大利的阿莱错城风蚀了的石头房子时，想起五百年前乔托笔下的城市，阿莱错城里的房子还是新的，总是可以感到时间像洪水那样哗哗地淌过去。而孔子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就发过这样的感慨了。

用在感受这些东西的时间，十年不算是长的。

我看到自己收集的博物馆门票和导览图，在地毯上铺了满满一地。要不是曾经那样成长，也许就不会有这么深的和博物馆的缘分吧。



你看，你看，从前的脸

在翡冷翠的阿尔诺河岸，和老城中最美丽的西纽拉广场的中间，长长的甬道两边，是1560年建造的乌菲齐大厦，在排队等待进乌菲齐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我在那里望到了当年但丁遇见并且爱上贝德丽采的阿尔诺河上的老桥。那是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样的秋天，柏林天天下着雨，圣彼得堡早已经下了雪，而意大利则还是阳光灿烂，就像我第一次到意大利时的春天一样。我看见不少游人在老桥附近徘徊着，我想到自己也曾这样在桥边慢慢地走，期望遇见一个像但丁那样长着鹰钩鼻子的人，在心里把自己扮做是《神曲》里的女神。这都是单独旅行的人会有有的密不能宣的心思，是被自己有一天真的来到了书里的地方吓糊涂了。

我远远地望着他们，跟着队伍向乌菲齐博物馆的大堂移过去。然后我看到了海王神雕像边上的露天咖

乌菲齐画廊在两边，中间的甬道从有海神像的广场一直通到河边，通到但丁遇见贝德丽采的老桥旁边，在甬道上进出的，大多是神色恍惚的人，被乌菲齐画廊里的画塞满了双眼因而恍惚的人。



啡座，和上次我来的时候一样，那些褐色的木头桌椅上还是坐满了歇脚的人，有人和我一样在那里写明信片给朋友，意大利的邮政是整个欧洲最慢的，所以在那里写明信片，说的都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心情。我记得那一次，我是从乌菲齐出来，累得头昏眼花地走进那个咖啡座的。只要我去一个重要的博物馆，看到了我喜欢的东西，和我从前在书里看到过的印刷品对上了号，我就开始累，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东西，梦游一样。还没有出博物馆的大门，就已经把自己看到过的东西全混在一起了。等离开博物馆的大门，一定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好好静一静才行。我记得，那一次，在咖啡座里好好地发了一阵呆，然后写了一张明信片，我记起来自己写了一句话：“我见到了从前最美丽的脸。”可到底那是谁的脸，那是谁画的脸，我已经都混在一起了。

可那是一句真话，我还记得在乌菲齐的时候，一个个房间看下来，心里一遍遍地叹着自己见到了那么美的脸。然后，我明白自己第二次来翡冷翠，在深夜里去看多摩广场上的大理石钟楼，是为了再找到第一次在深夜的蓝天下见到它时，那种如梦一般的惊异。在清晨去圣马可修道院看天使报喜图，是为了在蓝衣圣母温顺的样子和大天使五彩的翅膀里再看到中世纪的修士那纯洁的心，在我看过《十日谈》二十年以后，在中世纪修道院的墙上见到了安洁利扣修士画的圣母和天使，它们让我知道世界上也真的是有虔诚的心。

在中午来乌菲齐，在几年以前相同的地方买了票，我明白自己再一次到这里来，是为了再看到墙上那些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美丽的脸。

我并不喜欢那时人们画的圣婴，通常他们总是把他画成一个没有一点笑容，呆板却又诡异的小孩，小小的年纪就有了发达的肌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些有名的大画家一画到了圣婴，就变得那么奇怪。可是我喜欢他们画的圣母。菲力普·里皮在十五世纪时画的圣母，脸上洋溢着清秀的处女气息，和画在木板上中世纪的呆滞的圣母很不一样。她像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那样安静，规矩，秀丽，可自己并不晓得，只是守着一颗干干净净的心，等待着命运。我喜欢看到这样安静和清秀的脸，我想大概她是在蜡烛光下长大的女孩子，没有被电灯催熟。她那个时代的音乐，都是艺人用手和木头做的琴演奏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翡冷翠，是大放光芒的金色的时代，那个时代时兴的轻柔华丽的藤蔓花纹，在画上，在教堂里和贵夫人的大裙子上，到处都能看到。像里皮的圣母那样的女孩子，一定也在家学习绣这样的花纹，配上那时候流行的丝线，金色的，酒红色的，浅绿色的，灰绿色的，银色的。她也许坐在长长的窗前，绣上整整一下午，像一粒干净的水滴。里皮也是一个安静的人，他生在翡冷翠，死在翡冷翠，像一棵橄榄树那样一动不动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如今，在翡冷翠的大街上看不到这样的脸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心，而且

→ 菲力普·里皮的圣母与圣婴。



没有了供这样的心长大的安静。在用里皮命名的房间里，我又看到了他那穿着蓝衣服的年轻圣母。她还在老地方，坐在十五世纪翡冷翠的华丽的，充满了文艺复兴气味的椅子上。

然后我看到了里皮修士的学生波提切利画的娇柔的脸。他是最喜欢的画家，在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但是却仍然画出在本质上优雅的脸。在乌菲齐，也有一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房间，我没有记错，波提切利的房间有着十五世纪的幽暗光线，这样的光线突出了他的画里柔和的感伤气氛。那些画里的女子，金发的圣母，穿着轻纱跳舞的女神，还有站在贝壳上裸体的维纳斯，都微微侧着头，脸上遍布着无辜，天真，或者是轻轻的哀愁，她们都不像一班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笔下的女人那样健壮有力，而都是轻柔苗条的，但没有日后苗条女人的那种病态，象牙色的皮肤，粉红的薄嘴唇，修细了的棕色的眉毛，长长的金发温柔地垂下去，那是当时翡冷翠贵族的趣味。所以梅迪奇很快就注意他，将他的画放进自己的宫殿里。可现在还是有许多人喜欢维纳斯那纤巧而无辜的脸，喜欢她在天真中弥漫着的感伤，在挂《维纳斯的诞生》的那面墙前，总是停留着看画的人。一张张微微躬着的背脊，像望着月亮叫的小狗那样。人总是喜欢优雅而娇柔的脸，喜欢那样的脸上自然散发出来的优雅的感伤气息，喜欢看到单纯而秀丽的神情。但是很少有人肯这样





说出来，喜欢文艺复兴时代的脸，好像在现在是太过时，太迂腐的趣味了。也许我们是因为从没有机会看到真正优雅的脸吧，我们看到的优雅，都不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而是从礼仪学校里学来的，是没有天真了的优美。

达·芬奇很年轻的时候在翡冷翠住过，那时他已经开始画画，也开始了对大自然的兴趣。他留在乌菲齐艺术博物馆里的画很少，像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保留的一样少。可我还是喜欢去看他笔下为圣母报信的天使，那天使告诉她，她将怀上上帝的孩子。我喜欢看那天使在托斯卡纳树冠尖尖的柏树前侧着的脸，我喜欢那脸上在静穆中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女神。

流露出来的神秘，她的翅膀有力地张着，食指和中指点着圣母，传达神喻。她的脸是平静的，也是驯服的，而且还是本分的，并看不到夸张，也没有威慑和诡秘的样子，可那样的脸，还是能让人感到神秘，像在静静的水面上，可以看到水底潜伏着的鱼那样，在天使的脸上能看到潜伏在本分里对神秘命运的温顺和尊重。那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神情，也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世界观，达·芬奇时代的人，为他当天使的模特儿的那个女子，她懂得守自己的本分。达·芬奇的天使，即使是带着如此重要的使命，也知道守一个报信天使的本分。在那张侧脸上，我能看到神秘和安详的和谐。这一次，我又想起了在卢浮宫看到《蒙娜丽莎》时的情形，《蒙娜丽莎》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那里总是挤得要命。在许多仰着的后脑勺的前面，我看到墙上防盗玻璃里的黑衣的蒙娜丽莎，那是达·芬奇最有名的作品，她以一种全世界公认的神秘的微笑对着我们所有的人。可我不喜欢她那神秘的微笑，不喜欢她的黑发和黑色的眼睛，在她的脸上我感到了隐藏在神秘里面的恶意。记得那一次在卢浮宫，我没有再往前挤，而是往后退去，蒙娜丽莎让我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人和事。可喜的是，天使的脸是不一样的，大概不喜欢蒙娜丽莎的人，可以到乌菲齐来看这张脸。

拉斐尔是个孤儿，但是这样凄苦的身世，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画出十六世纪初意大利甜蜜的女子的



↑ 达·芬奇《圣母领报瞻礼》。

脸。拉斐尔留在乌菲齐博物馆墙上的女子的脸，都是秀丽而甜蜜的，好像她们刚刚吃了热带浓香的热透了的水果那样，愉快地，舒服地抿着嘴。那样的脸上，没有波提切利画的脸那样优雅，带着富裕的市民阶级的情调，安宁的眉眼，小小的嘴，一种小家碧玉的宁和，拉斐尔的圣母总是这样的让人亲近的脸。看到那样甜甜的脸，人的心里会有种平静。有时候她们的脸像莫扎特的有些音乐一样，安抚着人的心，不管是激情，还是诗情，都先使得它们平息下来。不知道这样的女子，是不是就是拉斐尔的理想，孤儿拉斐尔渴望的是有这样一个女人的一个家吧，她们是一个漂泊的人温暖可靠的家，是不离不弃，是见不到异，也永不会思迁。在那样甜蜜的脸里面，装着的是挚诚和忠贞的心思，是不会作怪作妖的纯洁的甜蜜。在那样的脸上，可以看到从前的单纯的是非观，还有一个女子带着一些幽闲但是清白的精神。大概这也是男子们向往的女子吧，由